

《赤松子章历》量词研究

鹿方舟,刘祖国

(1.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2.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赤松子章历》是南北朝时期的天师道上章科仪手册,其在列举章信清单时使用了丰富的量词,目前尚无人进行专门研究。采用描写与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其中的36个量词进行统计与分类描写,可以看出:《赤松子章历》中的量词用法反映了中古时期量词快速发展和趋于成熟的特点,同时也体现出浓郁的道教文化色彩。

关键词:《赤松子章历》;量词;中古汉语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8)03-0033-05

《赤松子章历》是早期天师道关于上章仪范的重要经典之一,任继愈先生认为此书的撰作年代大约在南北朝时期^[1],现收录于《正统道藏》洞玄部表奏类。全书浅白质朴,包含不少新兴语言成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古汉语的面貌,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学界对于《赤松子章历》的研究非常薄弱,仅有周艳萍的《〈赤松子章历〉择日避忌研究》、郑志明的《〈赤松子章历〉与生死的仪式治疗》等寥寥几篇论文。可以看出,目前对此书的研究大部分局限于上章仪式、择日避忌等宗教角度,却从未关注到其在汉语史研究上的价值。《赤松子章历》中量词词量丰富,使用频繁,本文拟对《赤松子章历》中的36个量词进行统计与分类描写,从而归纳此书量词的使用特点。文中引例均据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标注卷数及页码。

一、《赤松子章历》的量词系统

对《赤松子章历》中的量词进行研究,可以依据量词所计量的对象性质划分为名量词、动量词两大类,名量词计量人和事物,动量词计量动作。鉴于《赤松子章历》中动量词数量太少,只有“遍”“周”两个,故本文以名量词为主要描写对象。

名量词是量词体系中的第一大类,指表示人

或事物数量单位的词,所量对象是名词或名词性事物。名量词是最早出现的一类量词,上古时期已有个别用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名量词从子类上进行进一步划分,可分为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度量量词三类^{[2]148}。《赤松子章历》中有名量词34个,其中个体量词19个,集合量词3个,度量量词12个,具体情况详见表1。

下面酌举数例,试做分析。

【枚】“枚”是一个典型的泛用个体量词,这类量词适应能力最强,适用对象范围较广,几乎通用于各类事物,是语法化程度比较高的量词。“枚”在《赤松子章历》中共出现10例,主要用来称量算子、桃符、扫帚、粪筐四种器物,用例如下:

- (1)算子一百二十枚。(卷一 页六二二)
- (2)桃符六十枚。(卷一 页六二四)
- (3)扫帚五枚。(卷五 页六七〇)
- (4)粪筐五枚。(卷五 页六七〇)

“枚”的本义是“树干”,《说文·木部》:“枚,干也。”其作为量词最早见于西汉早期。“枚”作为量词的用法,是由其本义引申而来的,因其形状与古代用来计数的“算筹”相似,故引申为计数的工具,再由“计数工具”这个媒介进一步发展出个体量词的用法。“枚”从名词变为量词后,并没有从此成为计算树木的专有量词,而是一开始就展

表 1 《赤松子章历》中名量词使用情况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s About the Use of Noun Classifiers in "Chi Song Zi Zhang Li"

	类别	成员	合计	百分比
个体量词	泛用的个体量词	枚	19	55.9%
	次泛用的个体量词	口、颌、条、幅、张、贴、种、事、笏、铤、所、通、阶		
	专用的个体量词	管、文、躯、身、形		
集合量词	定数集合量词	双、对	3	8.8%
	不定数集合量词	副		
度量量词	度量量词	分 ₁ 、寸、尺、丈、疋	12	35.3%
	量制量词	升、斗、石		
	衡制量词	分 ₂ 、铢、两、斤		

现出了其适用范围广的特征。李建平先生研究指出：“由于‘枚’作为算筹之用，是计数的辅助工具而不区分具体事物，所以具备了泛指量词的语义基础，而这一语义基础决定了‘枚’在产生伊始就是一个泛指量词”^[3]。

早在汉代“枚”就已经成为使用最广泛的泛指量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得到了充分发展，成为适应能力最强的量词之一。在《赤松子章历》中，“枚”虽用例不多，仅称量“算子”“桃符”“扫帚”“粪筐”这四类事物，但这四者用途不同，形状不一，质地各异，显示出“枚”作为量词的广泛适应能力。

在中古时期，除了以上四者外，“枚”还可以称量建筑物、衣物食品、器皿、生产工具、货币、武器、首饰、乐器，甚至动物、植物、人等，这些事物或大或小，或是自然界的事物或是人类日常生活用品，这表明南北朝时期“枚”的用法非常活跃，已经完全是一个成熟的通用量词了。

【张】本义是把弓张开，《说文·弓部》：“张，施弓弦也。”由此引申作量词后，其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取“张开”义，用于称量与“张开”义有关的事物，如“弓”“弩”等；二是取“铺张”义，称量有平面的事物，如“纸”“伞”等，这种用法六朝时期才出现。“张”是一个次泛用量词，一般只适用于某一特定范围内，多与固定事物相配。

“张”在《赤松子章历》中出现 54 例，除例(6)(7)称量“斧”和“伞”外，其余全部用来称量“纸”，用例如下：

(5) 纸二百四十张。(卷一 页六二一)

(6) 斧一张。(卷一 页六二二)

(7) 紫伞盖一张。(卷四 页六五三)

关于例(6)中“张”称量“斧”的用法，《赤松子章历》中仅此一例，学界一般认为这种用法是唐代才出现的。宗守云先生认为是由“张开”义

类化发展的结果，他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张”可用于弓弩以外的其他武器，唐代时“张”由称量其他武器进一步用于称量一般器具^{[2]25}。麻爱民先生则认为：“‘刀’‘匙’‘櫓’‘铍’‘锄’等的头一般是薄片状的，而就整个物体而言这些物体的‘头’都是最为重要的部分，是这种工具的核心部件，也是认知的焦点部分，故也可以称‘头’。”^{[4]196}故按其说法，“张”称量“斧”属于“铺张”类用法。

【躯】《说文·身部》：“躯，体也。”本为名词，指人的身躯，是身体的一部分，“以部分代替整体的方式转喻成为量词，用以称量‘造像’，而不适用于‘人’”^{[5]53}。在魏晋南北朝文献中，此用法已较为常见，它还可以用于称量“宝台”“塔”等，因为“塔”等也有“躯体”，这是类化用法。

“躯”是一个专用的个体量词，搭配适应能力最弱，只能适用于某一特定事物，用法较为简单。在《赤松子章历》中共出现 3 例，全部用来称量金人、锡人这两类有“躯体”的代形偶人，这上章仪式章信的一种祭品，以替死人受谪罚，从而“分解灾厄，延年保命”。用例如下：

(8) 金人一躯。(卷四 页六五三)

(9) 锡人五躯。(卷四 页六五四)

【双】在集合量词中，表定数的叫“定数集合量词”，它包含明确的数。本组量词在《赤松子章历》中有“双”“对”2 个成员。《说文·雉部》：“双，佳二枚也。”本义指“两只鸟”，本身就包含了“二”的概念。后引申为表双数的量词，不再仅限于称量鸟。南北朝时其用法比较广泛，可以用来称量天然成对的事物，也可以称量临时搭配的成对事物，但其称量对象一定是“两个相同的、同时存在的事物”^{[5]89}。

“双”在《赤松子章历》中出现 16 例，例(10)(11)用来称量一向就是成对的“银钁”和“钁

子”,其余三例称量临时配对的物品,例子如下:

(10)银钁一双。(卷一 页六二〇)

(11)钏子一双(卷四 页六五二)

(12)木冲一双。(卷一 页六二二)

(13)笔一双。(卷一 页六二二)

(14)鸡卵一双。(卷一 页六二五)

【副】《说文·刀部》:“副,判也。”段注:“副之则一物成二,因仍之谓之副,因之凡分而合者皆谓之副。”^[6]本义是“用刀剖开”,引申为量词,用来称量配套使用的事物,它有二种不同的用法:一种是“同物相配”的用法,即计量成对的物品,这时“副”表双数;第二种是“异物相配”的用法,这时是计量成套的事物,表示无定数的“多个”,所以综合考虑,我们将“副”归为不定数集合量词。

“副”在《赤松子章历》中出现6例,除例(16)用来称量成套的衣物外,其他的用来称量“相配成套”的“笔墨”,笔墨需配合使用,用例如下:

(15)著体净衣一副。(卷五 页六六七)

(16)笔墨一副。(卷一 页六二二)

度量量词是用来计量事物长度、容积、重量单位的量词,有着严格的法定规约,运用功能是计量,而且是精确计量。这类量词产生得很早,在先秦时已出现,沿用至南北朝时期,其具体量制有所变化,但语法上出入不大。度量量词,学界研究较多,为人所熟知。限于篇幅,兹不赘举。

二、《赤松子章历》中的数量结构

“数量结构”是指名词或动词与数词、量词之间的组合关系。在汉语中,量词虽然是计数或计量的单位词,但仅仅依靠量词却无法表达数量关系,只有通过三者之间不同的组合形成数量短语,才能表达数量关系。所以,数量结构是量词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根据所称量对象的不同性质,我们把数量结构分为表名量的数量结构和表动量的数量结构两大类,在《赤松子章历》中两种类型都有体现。下面,按照数词、量词同名词或动词的不同组合形式,我们对《赤松子章历》中的数量结构进行分析。

(一)表示名量的数量结构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指出上古汉语中表示事物数量有三种方法,即“数+名”“名+数”和“名+数+量”^[7]。可见,在上古时期,数词与名词往往可以直接组合,而在有量词介绍的数量结构中,数量词一般放在中心词之后。在中古以

后的数量关系研究中,学术界对名量词的使用是否成为规范,以及“数+量+名”结构是否已成主流,尚有分歧。刘世儒先生认为南北朝时期数名结合一般总是需要量词介绍,并且“数量词移向中心词前边,在南北朝时期,这是主流”^{[8]48}。语言学界普遍认同这一观点。

在《赤松子章历》中,表示名量共出现3种数量表示法,其结构类型及频率统计如下:

表2 《赤松子章历》中表名量的数量结构使用情况统计表

Table 2 Statistics About the Use of Noun Classifier Numeration in "Chi Song Zi Zhang Li"

类型	使用次数	占数量结构百分比
量词单用	1	0.1%
名+数	17	2.3%
数+量	18	2.5%
名+数+量	698	95.1%
总计	734	100%

1. 量词单用。一般情况下汉语量词不单独使用。但如果量词前面的数词为“一”,这“一”字往往可以不用。例(17)中,量词“尺”前省略数词“一”:

(17)桃符六十枚,板长尺二寸。(卷一 页六二四)

2. 名+数。数词用在名词后,表示前面名词所指事物的数量,这种用法比较少见。《赤松子章历》中仅出现17例,如:

(18)紫案巾、牙笏一,冠一,衣一领,帻一,笔、墨、算子、纸、青丝、席一,书刀一,水履一,紫伞盖一。(卷一 页六二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数名结合以需要量词介绍为规范。而《赤松子章历》中却小部分地保留了以往的用法,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名词所代表的事物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口语表达中常省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此时期的语言表达尚未完全摆脱以前的形式,一定程度上仍受前代的影响。

3. 数+量。这一格式的特点是结构中省略了名词,而名词可以通过上下文分析得出。“数+量”格式的使用频率一直很高,但《赤松子章历》中仅出现18例,用例如:

(19)十五斤、二十五斤亦得。(卷一 页六二三)

4. 名+数+量。南北朝时期,数量词组置于名词之前虽然已是主流,但“名+数+量”的用法

仍然存在。在《赤松子章历》中,“数+量+名”无一用例,而“名+数+量”结构却占绝对性优势,这一定程度上带有上古汉语量词结构特征,很好地体现了过渡阶段的特点,例如:

(20)米一石二斗,油一斗二升,命素一疋,净席一领,笔二管,墨二笏。(卷一 页六二〇)

刘世儒先生在总结南北朝这一过渡时期数量结构使用特点时指出,“在列举事物的时候,量词一般也还是后附”^{[8]53},而《赤松子章历》一书,特别是其第一卷作为上章仪式的章信使用指南,主要内容就是对所需章信类别进行列举,所以其数量结构的使用情况符合过渡时期的这一特点。

此外,在“名+数+量”结构中,虽然“数+量”与名词之间的关系不紧密,但其表达的重点是数量,而《赤松子章历》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明确告诉人们上章仪式中各种章信的用量,因此选用“名+数+量”这种结构,完全切合其写作目的。这种用法甚至沿用到现代,我们在列举事物、强调数量时往往还这样用,比如菜谱中就常常出现“小葱两根”这种说法。

在《赤松子章历》卷一中还出现两例“名+量+数”式结构,见下例(21)。刘世儒先生曾指出:“数词同量词组合,其规律,总是数词在前,量词在后,绝无例外。”^{[8]57}并且经过对此时期语料库的检索,没有发现其他用例,窃以为此处应该是文本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因此书仅有明正统道藏一个版本,缺乏别本参照,暂不作过多讨论。

(21)白米石二,席四领,油一斗二升。(卷一页六二三)

(二)表示动量的数量结构

经统计发现,《赤松子章历》中表动量的数量结构并不多,主要是因为《赤松子章历》大多是对章信、择日避忌以及不同类型章本的介绍,名词性的内容远大于动词性的内容。

《赤松子章历》中仅有“遍”“周”两个动量词,它们都是与数词结合置于动词之后形成“动+数+量”式,从而表示动量,如下例(22)、(23)所示。张赫指出“动+数+量”式是随着动量词的出现而产生的,并在今后逐渐成为汉语表示动作行为次数的主要格式^[9]。

(22)书章毕,先校读一遍,然后奏之。(卷二 页六三一)

(23)凡书符之法,先以青墨郭外四周,乃以丹书符文於内。(卷二 页六三〇)

综上所述,《赤松子章历》中数量结构的形式比较单一,表名量的占大多数,其中又以“名+数+量”为主,在用法上基本符合南北朝时期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有对以往用法的保留。

三、《赤松子章历》量词使用的特点

通过对《赤松子章历》量词的系统研究,我们发现其量词的使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动量词开始兴起,名量词数量丰富,体系完备

《赤松子章历》是“在列清单式”的上章科仪手册,这一文体特点在语言上主要体现为对量词的运用。经过分类整理发现《赤松子章历》中量词数量丰富,名量词动量词均有用例,体系完备。但《赤松子章历》中出现的量词种类存在不平衡性,名量词数量丰富,动量词用例却非常少,仅有“遍”“周”两个,这是因为《赤松子章历》以介绍道教上章仪式的章信、章本为主要内容,涉及动作的部分较少,并且动量词作为南北朝时期新兴的词类,其发展不够充分,词量还不够纷繁。

名量词仅在卷一中就出现30个,在使用时,各个量词的分工也逐渐明确,如同为文房三宝,“笔”用“管”量,“墨”论“笏”,“纸”论“贴”,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的名量词体系已经形成,可以说基本上进入成熟时期了。

(二)继承前代量词,个体量词迅速发展,新兴量词产生

《赤松子章历》沿用了许多先秦、两汉的名量词,同时也发展出了不少新的用法,尤其是个体量词,在此时期的词义得到了进一步虚化。例如量词“口”,之前只能称量人,发展到南北朝,可以称量“动物”“有刃的器物”等,《赤松子章历》中就全部用来称量刀、书刀;量词“张”在两汉时期只可用来称量可张开的“弓”“琴”等,六朝时可称量“纸”“伞”等有平面的事物;量词“领”最初用来称量有领的“衣服”,后推广到称量无领的“被”,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发展,可以用来称量“毯”“席”等,《赤松子章历》中就出现了44例“领”量“席”的用法。

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和语言发展的需要,《赤松子章历》中出现了一些新兴量词用例,如“幅”“副”。“幅”的个体量词的用法在此时还不多见^{[4]87},《赤松子章历》中出现11例“幅”称量“纸”的用例。量词“副”是南北朝新兴的量词,

《赤松子章历》中它用来称量成套的衣服和配套使用的笔墨。此外,量词“身”在南北朝时一般情况下是只用于“佛像”的量词,而《赤松子章历》出现3例用来称量道教上章仪式中代形偶人的用例,较为特殊,值得关注。以上充分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个体量词快速发展并趋于成熟的特点。

(三)度量量词进一步完善

《赤松子章历》需要对上章仪式的章信做详细的阐述,以供道士参考,因此,对量的精确性要求很高,在书中体现为度量量词的大范围运用。《赤松子章历》中共出现度量量词12个,数量较多,使用频率高,度制量词、量制量词和衡制量词三者分别来计算长短、容积与轻重,分工细致,计量准确,体现了《赤松子章历》语言的精确性与实

效性。

(四)出现道教特色量词,彰显道教文化内涵

《赤松子章历》是道教经典,所以其量词体系也蕴含着一些道教文化因素。例如,用来称量道教文书的“阶”,常用于道教造像的“躯”“身”“形”等。再如,《赤松子章历》中出现了较多称量纸或墨的量词,“幅”“张”“贴”都是用来称量“纸”的量词,“事”“笏”“铤”这三个量词用来称量“墨”,这类量词的频繁出现与道教重视文字书写,对科仪文书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密不可分。这些量词的使用,具有浓郁的道教文化色彩。对《赤松子章历》量词的系统考察,既有汉语史方面的学术价值,又有传统文化方面的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 [1] 任继愈. 道藏提要(第三次修订)[Z].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68.
- [2] 宗守云. 汉语量词的认知研究[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
- [3] 李建平,张显成. 泛指性量词“枚/个”的兴替及其动因[J]. 古汉语研究,2009(4):66.
- [4] 麻爱民. 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与发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96.
- [5] 郑邵琳. 魏晋南北朝石刻量词研究[D].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6]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319.
- [7] 王力. 汉语史稿[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234-235.
- [8] 刘世儒.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9] 张赫. 汉语语序的历史发展[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172.

Investigation on the Classifiers of *Chi Song Zi Zhang Li*

LU Fangzhou LIU Zuguo

- (1. School of Litera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Chi Song Zi Zhang Li* is a literature about the Tianshi-Taoism's ritual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t uses a lot of classifiers when listing the items needed for the ritual, and no special research has been made yet. 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d classified description of the 36 classifiers in the book by the means of combing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use of classifiers in "*Chi Song Zi Zhang Li*" reflects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classifiers in the Middle Ages, and also embodies the strong Taoist culture.

Keywords: *Chi Song Zi Zhang Li*; classifiers; middle ancient Chinese

(责任编辑:沈建新)